

连谏

著

你是
我最疼爱
的人

爱，是恒久的恩慈，是漫漫岁月中肩承彼此。

你是 我最疼爱 的人

爱，是恒久的恩慈，是漫漫岁月中肩承彼此。

连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最疼爱的人 / 连谏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39-4072-0

I. ①你…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2238号

责任编辑 王晶琳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印制 朱毅平

你是我最疼爱的人

连谏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430千字

印张 24.75

插页 1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72-0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你是我最疼爱的人

「自序」



我想，我写这本书是因为，大多婚姻总是从盲目的推崇开始，从缺少真诚的尊重开始匮乏。

而尊重和感恩在婚姻里的重要性，就像鲁菜里的盐和酱油，它们是比道德、责任感还要具有美感的東西。

在我们的婚姻里，我们喜欢挂在嘴上的是道德和责任感，它们确实重要，但它们是后天对我的约束，甚至是纪律——所有能成为纪律的东西，和人的天性，都是相违背的。而在我的个人感觉里，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动辄就要遵守纪律更糟糕的事了，譬如我就学不会遵守某些纪律，像跳交谊舞，学多少次都学不会，因为它是有节拍的，要遵循着它迈步，我做不到，也就永远学不会。于是，还会有些人觉得自己可能难以遵守婚

你是我最疼爱的人
疼爱

姻的纪律,选择了永远不结婚。我很佩服这一种人,就像佩服那些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虔诚教徒的人坚持没有受洗,而不是去做个可以博取他人好感的伪教徒。

婚姻的伪教徒太多了,以至于有太多颗心受了伤。

我从不否认在生存上,女性是弱者。多少年来,女性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得到一份感觉上温暖完美的爱情,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都铩羽而归。

女人在婚姻的战场上屡战屡伤,从不言馁。有时候,我会悲伤地觉得,在爱情的道路上,每个女人都是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太在意爱情,却总是收获伤口。

就像在小说中胡美杉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在社会价值观上不对等的爱情,但,不管弱者还是强者,在爱情中,永远没有人胜券在握,生活永远比戏剧精彩。

爱,是给予,但恩情的回馈不过是被动的换果果游戏,疲惫和厌倦在所难免。

爱,也不是经济上的高高在上,所有姿态强势的爱情,到最后总会潦倒如秋草,因为爱,真的和金钱没关系。

爱,是恒久的恩慈,是漫漫岁月中肩承彼此。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029/

很久以后的后来，胡美杉想，她对晏老师的感情，其实是暗恋，和晏老师没半毛钱的关系。

「第二章」

/030—055/

胡美杉第一次明晰地感觉到，自己心疼这个男人，心疼得想像个母亲一样把他揽在怀里，轻拍着他的后背，告诉他不要怕，会好的。

「第三章」

/056—083/

胡美杉晓得，她怪不得莫素素，人能把自己的人生承担好就不错了，再去承担别人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力量的。

「第四章」

/084—111/

胡美杉和陆易州从家里出来，张望着偌大的城市，生平第一次有了丧家犬的感觉，那种家在咫尺却不能归的感觉，糟糕透了。

「第五章」

/112—135/

胡美杉总觉得这日子里缺了点什么，就像她习惯了在馄饨碗里撒一把香菜末一样，突然不撒了，就少了青翠可人。

「第六章」

/136—166/

她抱着孩子，坐在陆易州特意找来的泡沫箱子上，看着窗子上明晃晃的阳光，突然觉得人生像一场幻觉。

「第七章」

/167—200/

在业已过去的那个夏天里，胡美杉过得一点也不快乐。何秋萍像空投的司令官一样，被命运空投进了她的生活。

「第八章」

/201—224/

胡美杉就觉得“小邵老师”这四个字,从陆易州嘴里说出来,暧昧极了,就像男人说的小贱人呀小妖精呀,对,就这种味道。

「第九章」

/225—250/

结婚这么久以来,她从没像这天晚上似的,觉得踏实得暖盈盈的,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呵护着自己。

「第十章」

/251—272/

胡美杉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高的礼赞,就是想娶她和她过一辈子。

「第十一章」

/273—295/

一个满意于自己婚姻的女人,最幸福的表情,就是每每张望自己的婚姻,便会嘴角上翘。胡美杉是这么认为的。

「第十二章」

/296—325/

胡美杉就咧着嘴、闭着眼无声无息地大哭,好像要把这几年来忍受的屈辱,全部化成泪水倾倒出来一样。

「第十三章」

/326—359/

胡美杉的心就跌进了冰寒纪的万丈深渊,但脸上没任何表情,只是更加清楚地明白了,陆易州是嫌弃她的。

「第十四章」

/360—384/

很多人觉得安详是个多么美好的词汇啊,可胡美杉觉得安详是化了妆的绝望。

「尾 声」

/385—390/

Chapter



你是我最疼爱的人

「第一章」

很久以后的后来，胡美杉想，她对晏老师的感情，其实是暗恋，和晏老师没半毛钱的关系。



1

胡美杉打小就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关于她的传说很多。

在整条丹东路上，胡美杉是流言蜚语的原料，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漂亮的胡美杉有着不漂亮的名声。她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制造让大人咋舌或者哄堂大笑的桃色故事的能力。比如说，她十岁那年夏天的某个晚上，老胡和邻居们在街上摇着蒲扇纳凉，胡美杉突然拉着几个邻居的小孩子跑过来，让老胡教她玩新式开火车游戏。老胡当时就面如猪肝，哆嗦着嘴唇不知说什么好，前言不搭后语地告诉胡美杉，这个游戏小孩子不能玩。胡美杉是个犟孩子，一定要问为什么小孩子不能玩。老胡都快当众给她作揖了，摸出两块钱让她和小伙伴去买雪糕，才算得以解脱。

众人就觉得，能把暴脾气的老胡弄到如此窘迫的新式开火车游戏，一定是个馅料丰盛的故事，就逼着他讲。在一片插科打诨的起哄声里，老胡就讲了，夜里他和老婆快活，动静大了点，把胡美杉惊醒了。是的，老胡住一套二居室，他和前妻生的儿子胡美德自己住一间，他和老婆一间，胡美杉没地睡，老胡就在他和老婆的卧室，靠近窗台的位置，给她摆了张小单人床，和他们的大床之间隔了不到三米的距离。那天是铁路上发奖金的日子，老胡挺高兴的，喝了两瓶啤酒，



就让老婆去洗干净了上床摆下。胡美杉还没睡沉,就让老胡哼哧哼哧的声音给弄醒了,就从小床上坐起来,睡眼惺忪地问老胡干吗呢。老胡一下子就慌了,拽着毛巾被就往自己和老婆身上裹,嘴里叨叨着说:“我和你妈玩开火车呢。”说着,又弓着上半身,模仿了几下火车司机往机车里铲煤的动作……

当老胡讲完这个故事后,丹东路一条街上的男人们顿时笑成了一群偷肉得逞的豺狗,嘎嘎地,响彻青岛潮湿的夜空。有人说,这个胡美杉果然是她亲爹的种,搞不好长大了也是个风流坏。

对了,老胡不是胡美杉的亲爹,据说胡美杉她亲爹风流成性,被单位外派了几年,就在外面勾搭了一妖里妖气的女人,把胡美杉她妈给甩了。老胡的前妻也在几年前丢下他和儿子去了天堂,别人就介绍他和胡美杉的亲妈认识了,彼此觉得合适,就结婚了。那会儿胡美杉才七岁。在和老胡结婚的第四年,胡美杉的妈妈得了肺癌,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当时,很多人劝老胡把胡美杉送到她奶奶或是乡下的姥姥家。老胡把劝他的人骂了一顿,说既然胡美杉她妈给他做了四年老婆,胡美杉也喊了他四年“爸爸”,她就是他的亲闺女了。

事实证明,老胡没吹牛,这些年来,他对胡美杉比对亲生儿子胡美德还好。胡美德比胡美杉大七岁,因为老胡的关系,职高毕业就在铁路上就了业,是列车乘务员,在火车上认识了去上海看男朋友却看成了千里迢迢去捉奸的贾文莎,恋爱半年就结婚了。婚后,胡美德住进了贾文莎家二百多平方米的豪宅。又过了一年多,他岳母因车祸意外去世,岳父老贾深受打击,心灰意冷,把打拼了大半辈子、享誉岛城的贾家烤鸡店往早就惦记着插手烤鸡店的贾文莎手里一扔,就享受人生去了。

当然,所谓贾文莎惦记着烤鸡店并不是真的她惦记,她打小被父母娇生惯养得连公交车都没坐过,哪儿受得了打理烤鸡店的辛苦?她是替胡美德惦记,从十八岁当列车乘务员到和贾文莎结婚,胡美德基本跑遍了全国的铁路线。列车员这活,看上去轻松,其实枯燥着呢。说起来全国没有他没到过的城市,可不管到了哪儿,都是随着火车站一站就走,蜻蜓点水似的,连火车站都捞不着出就得往回返。结婚没多久,胡美德就萌生了让岳父给开一家分店,他去当个经理过过瘾的念想,就和贾文莎说了。正好贾文莎也烦着他一出车就是两三天不能陪她,就和父母说。老贾两口子不答应,为这吵了几架,不是信不过胡美德,而是经济上比较紧张。以前的贾家烤鸡店虽然有名,可门脸不仅小得逼仄,还暗灰灰的像个老虎洞。这年春天,隔壁店面转让,老贾一咬牙就给盘下来了,和原

来的小门脸打通。盘店面加上装修,把手里能转悠的那点钱全给耗上了,哪儿还拿得出钱开分店?可贾文莎不信,掰着指头跟他算账,烤鸡店每天营业额多少,利润多少,开了多少年了,他们家应该攒了多少钱了,就算买了房子盘了新店面,别说开一家分店,开三家都绰绰有余!

眼看老贾让亲闺女给逼到死胡同里去了,贾文莎她妈这才说了实话,钱是有,可都套在股市里了,上证指数五千多点的时候进去的,现在跌到一千多点了。用老贾的话说,做生意赔进一半,那就是腰斩了,可股市愣是把他给一刀一刀地削到了脚脖子……这事,他跟谁都没说过,其一不能提,一提就窝火;其二,老贾是个坐过牢的人,出狱后没单位肯接收。在亲戚朋友眼里,他就是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主儿,给逼得没辙了,就想起了狱友告诉他的烧鸡秘方,做了几只,拿桶提出去卖,没承想还挺招人喜欢,就这么干下去了,攒了点钱,在台东六路买了间老房。

说是房,其实就是人家自己搭的偏厦,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办下了房产证,卖给了老贾。那会儿的老贾才二十一岁,很要强,也吃得了苦,做事也踏实,房太小,他就在里面做,把临街的窗户改造成了卖货的橱窗。很快,他就把五平方米的小小门脸给经营得满屋喷香;橱窗外面,每天都排着长队。贾文莎她妈就是来买烧鸡时认识他的,那会儿她在台东的利群商场站柜台,喜欢吃老贾酱的鸡胗,经常过来买,就让老贾给看上了。别人追女孩子是甜言蜜语加送礼物制造浪漫,可老贾不,鸡胗就是他的玫瑰。半年不到,在他二十二岁的春天,他就把贾文莎她妈娶回去了。没多久,台东六路就拆迁了,别人都抢着要楼上抢破头,可老贾不,他还是要一楼,缺点是他原来的房子太小了,满打满算拆迁办给了他十五平方米的门面;再后来,渐渐地,人们不怎么喜欢烧鸡了,老贾脑瓜一转,还是用原来的配方,做了烤鸡,生意好得啊,就像傍晚的火烧云。可不管生意多火,老贾都有自己的原则,一天就做三百只烤鸡,卖完就打烩。

后来,胡美德说老丈人有一套,居然晓得饥饿营销。

老贾挺不爱听,说这就叫脾气,不仅人有脾气,世间万物都有脾气,没脾气就没风格,没风格的东西,再好也是大路货。

2

既然说到了老贾,就有必要把他的一切交代清楚了。前面我说老贾曾经坐过牢,其实现在回头看看,老贾挺冤的。八十年代初,人们的精神生活枯燥无



聊,看电影是件很享受很奢侈的事。那会儿,电影院的检票员和售票员都是拽得很,谁能搞到电影票,那就是当时的能耐人。那会儿老贾还不老,是十七岁的小贾,刚初中毕业,暑假里想赚点零花钱,就找到了舅舅家的表姐。她是电影院售票员,从她手里弄了票,加价倒卖,一天下来,也能挣个十块八块的。可好景不长,有天晚上,有个小伙和女朋友看电影,买不上票,就从老贾这儿买,老贾一加价,小伙身上的钱就不够了。当着女朋友的面,小伙觉得挺丢面子的,和老贾怼怼起来。十七岁的老贾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也没示弱,越怼火越大,就动手了,把警察都给惊动了,正好碰上那阵子是全国“严打”,票贩子加斗殴,老贾就给当寻衅滋事的小流氓给投监狱了,一关就是两年。他的亲妈一口窝囊气没上来,就给窝倒在病床上,半年不到,人没了。老贾十九岁的夏天,从监狱出来,亲爹已经让酒精拿走了半条命,在老贾出狱没多久的一个晚上,他抱着一瓶栈桥白干,走了。因为这个,亲姐姐对他白眼不屑看,那架势,活像爹娘是他亲手害死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老贾也晓得,爹娘的死,和他有脱不了的干系,也就自觉地不住爹娘的亲戚朋友跟前凑,免得人人都想拿眼神和话语杀他一遍。直到遇上贾文莎她妈,他才觉得自己又有了亲人,所以,他很疼贾文莎她妈,不舍得让她受半点委屈。

后来,也有亲戚朋友主动往发达了的老贾跟前凑,但他从不过分热络,等来的亲友走了,他会和贾文莎她妈说“晚了”。他说的“晚了”,指的是亲友对他的好,已经晚了。当年他又冷又饿的时候,哪个见着他都躲之不及,活像他身上带着致命的瘟疫。见着他躲着的还算有修养的,更有的,冷的热的脏的臭的劈头盖脸地就往他脸上砸……现在他老贾虽然算不上多发达,可至少是小康了,他们又捏只热馒头端碗热粥地送上门来,他已经不稀罕了。所以,亲朋当中背地里骂他的盼着他倒霉的,也不少。他也不在乎,有过前车之鉴后,他已经晓得,无论倒霉还是富贵,对他来说,这些亲朋,不过是无关痛痒的看客。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一直谨小慎微、安分守己地做着生意,过着自己的日子。股票被削到了脚脖子就削了吧,不管多疼,他都咬牙忍着,不出声,坚决不给他们幸灾乐祸的机会。倒是贾文莎的妈,一想起股票来就心疼得眼泪汪汪的。老贾就安慰她说:“没事,大不了咱不卖,抱着,当股东,早晚有涨回来的时候,就算涨不回来,年底还有分红,不也挺好嘛。”说着,掰着指头给她数,你瞧那啥公司,牛吧?里面也有咱家的股份,这要在旧社会,咱就是东家之一……自从嫁给老贾,因为有丈夫的疼爱,贾文莎她妈在生活上从不操心,人也变得越发简单了。老贾这么说,她也就信了,那些亏掉的钱,也就不那么堵在她胸口闷疼了。

得知父母的钱被套牢在股市里，贾文莎并未善罢甘休，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要月亮父母不会给她摘太阳。什么股市套不套牢，她不管，反正要给胡美德开一家分店，否则他们就休想有安生日子过！贾文莎她妈哭着说：“你不消停，我和你爸也没钱。”贾文莎就像那个崽卖爷田不晓得心疼的败家子，说：“把股票卖了不就有钱了？”一听闺女居然让他卖掉被削到了脚脖子的股票，老贾就火了，要不是贾文莎她妈拉着，巴掌就落在贾文莎脸上了。

让贾文莎惹了一肚子气没地撒的老贾就甩门走了，都晚上九点了还没回。贾文莎她妈就坐不住了，出门找他，她晓得老贾，除了喝壶茶听听老戏，没别的爱好。早些年被亲戚冷待，这些年被生意忙得，也没几个能坐得下来长聊的人，肯定是去店里生闷气了。

可店里没有，贾文莎她妈就蒙了，不知该去哪儿找，琢磨着也有可能已经回去了，在路上和她走岔了，才没遇上，就打电话问贾文莎。贾文莎恨声恨气地说“没有”，在电话里又和她妈抱怨上了，连哭鼻子带撒泼地威胁她妈，他们不开新店给胡美德也成，但必须给他换个轻松体面的工作。可就老贾两口子，虽把日子过小康了，赚的却是辛苦钱，哪儿有给胡美德换个体面又轻松工作的本事？贾文莎她妈觉得凄惘，贾文莎自从认识了胡美德，不仅不把她和老贾当亲爹妈热乎了，还恨不能把他们老两口的骨髓敲出来熬汤给胡美德喝。贾文莎她妈就着心凉，数落了她几句。在贾文莎这儿，爹妈是要糖给糖，要苦丁也得给偷换成糖的人，岂能随便数落她？就火了，冲着她妈吆喝上了。找不见老贾，再让贾文莎一气，贾文莎她妈的脑子就嗡嗡的，好像蜜蜂被人捅了蜂箱乱成一团，没到斑马线，也不看有没有车就蒙头蒙脑地过马路，让一辆厢式货车迎头就给顶飞了，飞了好几十米才落到地上，当场人就没了。

而电话这端的贾文莎，压根就不知道她妈出车祸了。

半个小时后，她接到了老贾的电话。

交警根据贾文莎她妈手机上的通讯录联系上了老贾。

贾文莎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太平间见的，确切地说，如果不是警察和老贾肯定地告诉她，这就是她的母亲，她根本就无法确定眼前那个血肉模糊得连五官都难以分清的人，是她的母亲。

她站在母亲的遗体旁，眼泪唰唰地往下滚。

后来，她问母亲是几点钟出的事。

警察说九点五十。



贾文莎心如刀绞，号啕大哭着拿脑袋去撞太平间的铁皮抽屉，被警察拉住了。老贾的脸一直像铁板一样僵硬而冷清，也不哭，只是偶尔有一两道清泪从脸上飞快地滑落。

第二天一早，老贾一意孤行地把贾文莎她妈火化了，谁劝也不听。胡美德不在青岛，那会儿他在跑广州的列车上。有人劝他说：“老贾，女婿是半个儿，明天小胡就回来了，你差这一天？”

老贾好像没听见。知道父亲心里怨着胡美德呢，贾文莎什么也不敢说，因为如果不是胡美德不想当列车员，她就不会逼父亲开家分店给他管；如果她没逼父亲，就吵不起来，吵不起来父亲也不会愤而离家，母亲就不会去找他，母亲不出门找他，就不会出车祸……还有，她从不跟父亲说的是，如果不是她任性地电话里和母亲吵起来，或许，母亲就不会昏头昏脑得没到斑马线就过马路，也不会精神恍惚到看不见海信立交桥上冲下来的车……任性害死了亲妈，这个罪孽，太深重了，贾文莎承担不起。

所以，她只能哭，从见着母亲的遗体到下葬的三十几个小时里，贾文莎哭得像个疯子，让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好些人说：“莎莎，别哭了，你哭成这样，你妈在天上见了，也会难过的。”贾文莎好像聋了，好像被罩在了一个真空的玻璃罐子里，别人都看得见她，而她看不见任何人，偌大的世界，她都视而不见了，都和她没关系了，而她唯一的使命，就是旁若无人地用尽了力气去号啕。

在给母亲下葬回来的路上，老贾看着她，开口和她说了自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句话：“都怪我，要是我不甩门出去，你妈也不会没了……”

老贾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而贾文莎已没了哭的力气，只有稀薄而清凉的泪水，顺着脸颊飞快地往下滚。

她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一定是猜到了什么，这么说，是为了搬掉那座压在她良心上的叫作“愧疚”的大山；也是因为贾文莎的母亲去世了，老贾才猛然醒悟，如果连最亲近的人都保不住，世间所有的打拼，就都是虚妄的瞎折腾。他遂了贾文莎的愿。胡美德不顾老胡的阻拦，欢天喜地地辞了职，耀武扬威地当起了贾家烤鸡店经理。贾文莎呢，就成了掌管财政大权的幕后掌柜。

3

关于胡美德结婚住岳父家又接手了贾家烤鸡店这事，在别人看来，不管是

对胡家还是对胡美德，都像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脑袋。可老胡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还一副很受打击的嘴脸，逢人就唉声叹气，说自家独生儿子拉扯大了，看上去是白得了别人的家业，其实呢，是扔下自己家这一摊子给别人顶门立户去了，让他这当爹的没面子。很长一段时间，他不上街和人吹牛聊天了，胡美杉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安慰他说：“爸，等将来我找个男朋友把婚结在咱家。”

老胡就看她一眼又一眼，不说话。那会儿“美杉小厨”还没开张，胡美杉还在一家公司的前台当接待小姐。用街坊邻居的话说，这就是没学历没真本事又有一张好脸蛋的女孩子干的营生，每月有工资发着，在人家公司大堂里当人肉花瓶。

多难听啊，人肉花瓶！当然，没人敢在老胡跟前说这话。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老胡待胡美杉比亲生儿子还好，谁要敢当他面说胡美杉一个“不”字，老胡都会毫不客气地予以还击。老胡可不是他们，专门弄些虚无缥缈的流言蜚语肮脏嘴巴，老胡会像淘金狂人一样，把得罪了他的人的祖宗八辈的丑事都给翻出来晒一遍，不把找事的人晒得恨不能把脑袋掖裤裆里去绝不算完。

尽管如此，老胡也知道，除了一张青春靓丽的脸和勤快能干的本事，胡美杉唯一拥有的就是让流言蜚语弄脏了的坏名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知根知底的好人家是不会娶她的，不知根底的好人家又上哪里找呢？那一年，胡美杉都二十一岁了，看上去满眼桃花的水灵姑娘，居然没男朋友。因为漂亮，胡美杉上初中的时候就经常有小男生追，老胡家住一楼，窗户上的玻璃经常换，就是因为经常有小男生过来找胡美杉。坏小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向心仪的女孩表达好感，就会用欺负她的手段引起她的注意，拿小石头扔她家窗玻璃。要是玻璃没破，胡美杉会推开窗户问是谁；破了，胡美杉就会像只愤怒的小兽一样，从家里跑出来，叉着可爱的小蛮腰站在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地寻找罪魁祸首。她虎视眈眈的样子，漂亮极了，撩人极了，撩得那些男孩子恨不能扑上去和她打一顿。当然，不是真打，是借着打架挨一挨她的肌肤，一亲芳泽。总之，她身边围了一群为了和她套近乎而不择手段的坏小子。

在中国人的情感道德观里，不管是不是女人主动招惹的，但凡被很多男人喜欢的女孩子，一概都要被扫到不正经的垃圾筐里去。终极理论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丹东路上的女人，看见胡美杉就跟忠臣看见害皇帝误国的红颜祸水一样，虽不说恨不能一扫把把她扑灭了，也要使足了力气白她一眼。这些，因为年纪小，胡美杉根本就不懂，但老胡能看出来，就生气。他也仔细观察了，



别看被男孩子围着，可胡美杉那颗小心脏根本就没在那些男男女女事上。后来，她上高中了，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尤其是数学。都说女孩子理科学不好，可都高一了，胡美杉的数学还经常考满分，让老胡无数次在街坊邻居跟前吹大牛，那嘚瑟劲儿就差直接说“别看胡美杉读的只是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高中，可将来一定是清华北大的料”。在胡美德与大学无缘让老胡失望了一阵子后，他非常希望胡美杉能让他扬眉吐气，可因为晏老师，他终于还是失望了。

4

晏老师是胡美杉的数学老师，和老胡他们家住同一单元，吃同一根自来水管里的水，走同一根管子的下水道，唯一不同的是晏老师住七楼顶，老胡他们家是一楼。

其实，胡美杉正是因为遇到了晏老师，才晓得数学也蛮有意思的。她喜欢听晏老师讲课。晏老师总是喜欢笑，笑得那么轻松，好像在调侃这个世界一样，露出两颗不是很显眼的小虎牙。晏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讲笑话，一本正经地讲，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他还装模作样地拿黑板擦子拍着讲桌说：“笑什么笑？好好听课！”然后，像憋不住的玉米花一样，砰地绽出一脸的笑容。每当这时候，胡美杉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阳光灿烂的，像被暴雨清洗过的天空。所以，当某天早晨，骑着摩托车去上班的晏老师在楼下看见她，犹豫了片刻，说：“胡美杉，你搭我车吧。”

胡美杉呆呆地看了晏老师片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晏老师就又喊了她一声：“胡美杉，你傻什么傻？上来呀。”

胡美杉就上去了，但一路上紧张极了，心怦怦狂跳得厉害。从那以后，她每天早晨都能从无数双下楼的脚步声里，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晏老师的脚步声，然后背着书包出门，和正在单元门口发动摩托车的晏老师相遇……大概过了一个月，有天，晏老师的媳妇提着一把菜刀去了胡美杉家。当时，家里只有胡美杉一个人。晏老师的媳妇脸色蜡黄，直勾勾地看着胡美杉，把菜刀的刀刃在摊开的另一只手掌上翻来覆去地摩擦着，活像身体孱弱却心思狠毒的屠夫，在瞄准着一只让她生气的小鸡小鸭什么的。她面无表情地说：“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狐狸精。”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六个字。

胡美杉吓得大气不敢喘，低着脖子，恨不能把脑袋埋进胸膛里，一步步地往房间退，快退到门口时，晏老师的媳妇恨恨地问：“你还勾不勾引我老公了？”

胡美杉说她没有。

晏老师媳妇就咣的一声把菜刀剁到了门框上，“你不要脸，你要赖。不光我，还有整条丹东路上的人都看见了，他天天驮着你上学！你说你们睡几次了？”晏老师的媳妇越说越难听，越说越离谱，甚至追问她是不是偷偷地给晏老师生了野种，让她这就交出来，她要把那个野种剁成肉泥，丢进马桶，冲进下水道，成为青岛人尿尿的一部分。

那会儿的胡美杉不过是个怀春少女，心思干净得跟纯净水似的，很快就被晏老师媳妇用赤裸裸的下流话给攻击得如同精神上赤身裸体游了大街，小脸涨得通红，满眼是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只会反复地说“你瞎说，你瞎说”，倒退进了自己房间，然后猛地关上了门。晏老师的媳妇从门框上拔下了菜刀，边骂边砍门，胡美杉吓得尖叫不已。

老城区的人家，街坊邻居都相互熟稔得很，极少相互提防，夏天大都习惯了开门窗纳凉。胡美杉家也不例外。事后，胡美杉想，她的尖叫像吹破了午夜的哨子一样高亢而锐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听得见吧？可是，没人来救她。也是在那个时候，胡美杉明白了一个让她受用一生的道理，不管遇上什么事，哭、叫不仅没用，还白费力气，更恶心的是还有可能招徕看热闹的。也就是说，你的痛苦，很可能会娱乐一批人渣。那天，幸亏老胡回来得及时，一把抓住了晏老师的媳妇的手腕。当时她正全神贯注地砍胡美杉卧室的门，压根就没听见有人来到了身后。老胡拎起她，像拎一只柴鸡，拎出门，丢在散发着果蔬腐臭的垃圾箱旁，指着她的鼻子一字一顿地骂：“就你这种怪胎女人，就应该像垃圾一样被扔在街上！”晏老师的媳妇毫不示弱地拿那把已经砍卷了刃的菜刀剁马路牙子，但这吓不住老胡。他说如果再有下次，不，如果让他看见她胆敢站在离胡美杉五米以内的地方，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打得她满地找牙！

在房间里缩成一团的胡美杉泪流满面，为老胡的担当和爱。虽然她和老胡没半点血缘关系，可一直以来，在她心里，老胡就是她的爸爸。

那是个周末，晏老师原本是不上班的，可是，他媳妇因为抑郁症不上班好久了，为了给媳妇挣药钱，他的周末都在辅导机构兼职。所以，丹东路一带的女人训斥老公不晓得疼老婆时，都会拿晏老师做正面教材。这天傍晚，晏老师还没到家时就被邻居告知，他媳妇又闯祸了，把胡美杉家的一扇门劈得跟悬挂着晾干的面条一样。据晏老师隔壁的邻居说，他回家训了媳妇几句，他媳妇就不知又从哪儿翻出一把菜刀，要抹脖子了。



晏老师的媳妇经常哭着喊着要去死，她尝试过很多种死法，譬如跳楼、抹脖子、切手腕、吃安眠药，还喝过洗发水，那泡泡吐得给她洗胃的医生都崩溃了。总之，尝试过很多种死法后，她还顽强地活着，继续煎熬着医治她抑郁症的中药。大家就觉得，其实她一点也不想死，她偶尔发作的疯癫，不过是欺负别人的手段。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女人，谁爱她不在乎她，她就欺负谁，大家觉得晏老师的媳妇大概就是这种人。

那天，晏老师真的累了。她哭喊着要抹脖子时，在讲台上站了一天又累又饿的晏老师给自己泡了一碗面，撕开一根红肠，他觉得整个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让他崩溃，所以，他从里面关上了厨房门。

事后，晏老师说，他只想安静地吃完这碗面。

等他吃完面出来，他媳妇已经死了。这一次，她下手挺狠的，砍断了自己的颈动脉，再也沒活过来。她倒在沙发上，鲜血喷溅得满天花板都是。

然后，晏老师就被捕了，他媳妇娘家人指责他谋杀了老婆，伪造现场。他说没有。邻居们也觉得不可能，像晏老师这么开朗这么善良的人，怎么可能杀人？纷纷出庭给他做证，证明他是个好丈夫，帮他洗脱谋杀嫌疑，但晏老师还是被判入狱十四年，罪名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那会儿的胡美杉只有十七岁，这个罪名让她很困惑，也很难过，哭了很多次。晏老师的岳父母和父母专程登门来骂过她，他们都觉得是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或是害惨了自己的儿子，甚至，他们扬言要豁上全身老骨头和她同归于尽，她也没害怕，因为有老胡。

老胡的职业是铁路货场搬运工，性格粗鲁，一身腱子肉。退休以后，他闲来没事就上青岛山上甩鞭子玩。用上好的麻绳拧成的长鞭，鞭梢是上等牛皮做的，一甩，啪啪地响，像石头砸在冰面上，也像有人冷不丁放了一个小炮仗。晏老师家出事以后，他就不上青岛山了，整天在家门口一带转悠，把一根鞭子甩得像放鞭炮一样响个不休。晏老师的岳父母和父母根本不敢近身，也进不了单元楼洞，只能远远地躲着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胡美杉小小年纪就不要脸。

自打晏老师家出事以后，胡美杉就不上学了，因为同学们看她的眼神是异样的。和她要好的同学都问她是不是勾引了晏老师。她说没有，人家不信，她就和人打了起来，班主任就把老胡叫了去，老胡又和班主任打了一架，胡美杉就不上学了。

老胡要给她转学，胡美杉不让，说上够学了，因为不想在人群里混了，觉得